

危情网站

@ 8 // 古巴雪茄 /



Surfing the
Net can be
hazardous to
your health

乔丹·克雷著 / 姚晖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45
s4

1712.45

K4254

419

419

危情网站

@ 8 // 古巴雪茄 /

乔丹·克雷 著

姚晖 译



A091468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巴雪茄/(美)克雷(Cray, J.)著;姚晖译.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1

(危情网站:8)

书名原文: danger. com @ 8//Dead Man's
Hand/

ISBN 7 - 5428 - 2167 - 9

I. 古… II. ①克…②姚… III. 科幻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174 号

//引 子

多数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快乐,多数人都不知足,多数人——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吧——都厌恶他们的工作,还有那么一大群人根本就厌恶他们的生活。

然而,他们还这么地依恋生命,这么地怕死,这不是很滑稽吗?大家都成天抱怨身体太累、工作太忙,让你觉得人人都想好好地休个长假。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你可以说我是在提供一种服务,我会让他们享受一个世界上最长的假期。

好吧,现在你肯定以为,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别瞎猜了,你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没人能摸得透我的心思。

我不是在自找借口。这是事实。

开始做这件事时,我完全是出于好意。我品德高尚,对吧?那时,我可没考虑钱。到后来,我才开始仔细琢磨这事儿。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钱不重要?你想责备我贪

婪？可那本来就是我应该得的好处！

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我一个字都听不到。我正躺在博拉博拉岛的海滩上，惬意地听着涛声呢。

比你高明吧？哈！你永远都别想猜透我的心思。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你本来以为不可想象的事一旦进入了你的脑海，不可想象的也就变成可以想象的了，甚至是可以做到的。人们都说：去做你想做的吧！

于是，我就去做了。

你有邮件！

收件人:sohopunk@cyberspace.com

(尼克·安农齐亚托)

发件人:outRAGme@cyberspace.com

(安妮·汉雷)

主 题:你一定是在蒙人

家庭作业？家庭作业？鬼家伙，你以为我会相信这种借口？蹩脚透了。

上个周末是重感冒，上上个星期，暴风雪——渡轮不开，你这样说道。好像你是我们的渡轮专家似的。你猜怎么着，整个周末渡轮照常通行，班次丝毫没受影响。Quel surprise, n'est-ce pas?^①你瞧我多无聊，竟然有时间学法语。

尼克，尽管你是我继父的儿子，也算得上是我的兄长，可你却令我非常失望——你已经三个月没来看我们了。（这像我平常说话的口气吗？）

① 法语，意思是：“很令人惊讶，不是吗？”

这儿是斯格尔岛,伙计,这里的冬天真漫长。我的脑子又空又僵,几乎都要停止运转了。顺带说一句,你爸爸也非常想你。

你怎么样,你这自命不凡的家伙?

收件人:outRAGme@cyberspace.com

发件人:sohopunk@cyberspace.com

主 题:你说得对……

……那就是你说话的口气。肯定是因为你刚吃了我爸爸烧菜时用的大蒜。

开个玩笑,安妮。你让我只好说实话了:那个家庭作业的借口是蹩脚,我承认。我这儿出了点儿状况,别人甚至可能会觉得我发疯了。但是别担心,基本上都还好。

见面时我再详细讲给你听。爸爸告诉你去基韦斯特的事了吗?他去那儿公干,费用全免。他想让全家都一起去,天知道为什么。我们运气好,正好赶上春假。你是知道爸爸的,他很重视搞好再婚家庭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收件人:sohopunk@cyberspace.com

发件人:outRAGme@cyberspace.com

主 题:为什么活着

今晚爸爸告诉我了。太好了！我盼望已久的佛罗里达！

现在，我正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呢。整整五天，我什么事也没做，就在太阳底下闲逛。

你最好别引诱我。不管你那儿有什么热闹过瘾的事，我都不想知道。经历了圣诞节的那次冒险，到现在我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别把我拉进你的那些“智者行动”里，伙计。我需要休息。

收件人:outRAGme@cyberspace.com

发件人:sohopunk@cyberspace.com

主 题:无题

真没用。.

1//如此春假

去基韦斯特的那天早晨,我的继父乔把头探进我的房间,“安妮,准备好了吗?”

我拉上旅行袋的拉链,“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快带我离开这该死的破岛,我都快爆炸了!”

乔嘴一咧,笑了。虽然已经洗过澡、换好了衣服,可他看上去还是皱巴巴的。我的这个继父平日里总是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被束缚在规规矩矩的衣服或鞋子里很不舒服吧。就是在他结婚那天的宴会上,他也有一半的时间没穿鞋。

“我知道把你从斯格尔岛拉走是多么地为难你,”他说。

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爱我住的这个地方。斯格尔岛是露出在长岛海峡海面上的一块小小的陆地,由于这儿没有桥和大陆相连,所以我们相当封闭。正因如此,一年中有半年我们过得还是不错的。在这半年中,海滩上人不多,你可以散

步,游泳,吃冰淇淋,而不用担心旁边有六千万人一边擦着防晒油,一边大叫大嚷着“哎,彼得!你的热狗要蘸什么?”之类无聊的话。

但是到了冬天,它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眼中的“没趣岛”了。这时,岛上的常住人口缩减到十个,呃,好吧——也许不止十个,也许有大约三百个,但是岛上还是显得很荒凉。凛冽的寒风刮过水面,就像是北冰洋上的狂风那样。大家只想呆在家里,呼吸中央空调吹出来的热气。真是没意思极了!2月份的时候,整整一个周末我都只能呆在室内练我的勾手投篮。真的,不骗你。

所以尼克一个周末推一个周末地迟迟不来让我很沮丧,甚至他那种穿越时空的光临——电子邮件都给斯格尔岛增添了不少生气。

我称尼克为我的“所谓的”哥哥。他是乔的儿子,但我们从来没在一幢房子里生活过。尼克和他的妈妈,一位公务繁忙的地方检察官助理,住在曼哈顿。与其说我们是兄妹,不如说我们更像是朋友。我们的年龄相同,都是十六岁半。

乔和我的妈妈去年夏天才结婚,圣诞节时尼克来看望我们。我俩经历了一场探险,不过那说起来话长,我可不想扮一回戈斯外公。戈斯外公是我妈妈的爸爸,他会把一件本来十分简单的事说得很复杂。比如说,他本来要告诉你的是怎么

到哈特福德市中心去，结果他讲给你听的是他在1956年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倒不是他的这段往事没意思，而是实际上，你只想知道去哈特福德市中心怎么走就可以了。

你们还在听我说吗？如果你们还没溜到一边去看电视，那就让我回到刚才我和乔的谈话往下说。

“我在这儿闷死了！”我说。这时正好妈妈来了，她的肩上背着两只旅行袋。

“凯特^①！让我来！”乔想把那些旅行袋的背带从妈妈的肩上卸下来，结果却让她差点摔倒。妈妈“咯咯”地笑了起来，依我看，乔把她娇惯成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了。

一年前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好妈妈，在市中心的一家房产公司上班，业余写些短篇小说。我的亲生父亲住在蒙大拿，他买下农场的土地再转手卖给电影明星，这生意让他赚了大约一百万。妈妈尽量不去说爸爸的坏话。她看浪漫剧时掉眼泪，听我讲笑话时捧腹大笑。她做汉堡包和肉糕一类的东西当晚餐，然后和别人刚介绍的一个意大利厨师约会。第二天早晨，她把我们的听已经发绿了的帕尔马干酪罐头扔进垃圾桶，把一大块

① 安妮的妈妈。

闻起来很恶心的奶酪碾碎后放到我们的意大利面里。那时,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

你们也许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讨好的人了。所以我绝没料到,就在乔·安农齐亚托第一次踏进我家前门仅仅五分钟,我也喜欢上了他。

“我们要是能准时赶到渡轮那儿,那真是上帝保佑了,”妈妈说着,“砰”的一声把旅行袋放在地板上。“我们锁好车库,扔掉剩牛奶,关了热水器……我还忘了什么……哦,花和树浇了吗?”

“再检查一下,”乔说。

“我们得快点儿。如果错过渡轮就赶不上飞机了,”妈妈急了,“我要再看一遍灶台,”她急急忙忙跑开了。“安妮,再去看一下,你的电吹风插头拔下来了没有!”

在汉雷—安农齐亚托家,每次出门总是弄得一片混乱。乔永远没准备好,妈妈总是认为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电器插头拔下来,屋子就会爆炸,而我通常是把整个衣橱的衣服都带上了,结果却忘了像内衣这样最重要的东西。

天晓得,我们竟然准时上了渡轮。乔停好车,我们来到甲板上。现在尽管已是4月份了,斯格尔岛的地面上还有积雪。风很猛,刮得我们眼泪直流。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在华氏八十度的气温下

了，”乔拥着我和妈妈说道。

“简直不敢相信，”妈妈说，“希望我没忘了什么东西。”

“哦，天哪！”我叫道。

“什么？”妈妈很惊慌地问道。

“我们忘了喂狗了！”

“哦，天哪！”妈妈尖叫起来。然后，她向我眨了眨眼睛，“嘿，我们没养狗。”

汽笛“嘟——”的一声巨响，我们的耳朵被猛地一震，随后的两分钟里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渡轮慢慢地退出码头，驶向茫茫大海。

我们望着斯格尔岛渐渐地远去了。

妈妈叹了口气，“再见了。现在我们就将享受到五天的阳光和彻底的放松了。别太难过了，安妮，”她哄我道。

“我伤心极了，”我说。

尼克等在大门口。他穿着黑色的毛衣和黑色的牛仔褲，唯一的行李是一只黑色的双肩背包。另外，他将手提电脑夹在了腋下。我的这个哥哥总能让人一眼认出来，只要按你印象中寻常飞贼的模样找就行了。

“你这身打扮好像要去热带似的，”我们走上前去的时候，我对他说。

“我还没适应环境，”尼克说。他吻了吻我妈妈，拥抱了一下乔，然后又拥抱了一下我。尼克的一大优点就是他再酷也不至于忘了表示热情。

我们照例又经历了登机前的一阵混乱。没有挨在一起的四个座位，于是尼克和我要了前面的两个位子，乔和妈妈要了后面的两个，这样妈妈可以离洗手间近一点。她有这样一个癖好：在飞机上总喜欢离洗手间近一点。

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在候机厅等候，直到工作人员叫到我们这一排，随后大家排着队走走停停地上了飞机。我们在过道被堵了十分钟，等着其他乘客把不知道装了什么破玩意的大旅行包放到头顶的储物箱里面去，那东西在飞机颠簸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砰”的一下震开，使里面的行李都砸在我们的头上。

“天哪，度假可真有劲，”尼克说。

最后，飞机终于起飞了。飞机载着我们倾斜着掠过美丽的哈特福德市中心，几分钟后，已经飞行在了云层之上。这时，我们被告知，飞机上将提供一流的早餐服务，但结果我们吃到的却是刚解冻的迷你硬面包圈和一块小小的奶酪。

尼克和我叫了苏打水，反正妈妈和乔也看不到我们坐的地方。周围的人都在喝着橘子汁和咖啡，而我们两人在用装着碳酸焦糖饮料的塑料杯

干杯。

“旅途愉快，”尼克用法语说。

“好像应该有什么人对我们这么问候一声。”

他耸了耸肩，“谁懂法语？你才是法语专家。”

我往座椅深处靠了靠，“现在，坦白吧。我等听着听你解释为什么这一个冬天你一次也没来看我。理由最好充分点儿。”

尼克叹了口气。

我用肩膀推了他一下，“是不是你又私接电缆，被你妈妈关禁闭？或者想做黑客进入中央情报局？还是因为你把她的时装表演入场券给转卖了？快点嘛，告诉我。”

“哦，安妮，”尼克说，“我恋爱了。”

我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还好嘴里没有面包圈或奶酪。随后我意识到他肯定是在开玩笑。尼克太酷了，他不会爱上谁的。“别告诉我，”我说，“你也爱上了莱昂那多·迪卡普里奥。”

“安妮，我是认真的，”尼克说，“真的是这样。”他的眼神呆滞，好像晕机似的。哦，我也恋爱过，我知道那是堕入爱河的标志。真糟糕。

“别担心，尼克，”我急切地说，“我帮你过这关，伙计。这五天咱们乘游艇、闲逛、游泳……你会玩得连她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皮娅·拉克伍西，”尼克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好像它是一首诗似的，而事实上，它还真有那么点儿诗的味道。“没事，安妮。感谢上帝，她也爱我。”

“噢——”我还以为尼克汹涌的热情没有回报呢。而在我安妮·汉雷的世界里，所有的真爱都是得不到回报的。

并不是说尼克不是个做男朋友的料。他有个像乔那样的大鼻子，但那和他的脸形很配。他的头发又浓又黑，有一双褐色的大眼睛。而且尽管他在学校里的功课只能拿到“C”，可其实他相当聪明。我只是没想到会有另外一个女孩子也像我这样欣赏尼克。

“真是难以置信，她是这样的令人惊叹不已。她就这么简简单单地穿着T恤衫，或者，比如说，梳着头，那样子真是无比美妙，”尼克絮絮叨叨地说，“还有，她，比如说，非常有天赋。她拉小提琴的时候，身体轻轻地摇晃，棒极了。”

“我看，她都把你变成少见多怪的乡下丫头了，”我说，“她在这方面的确很有天赋。”

“我们是在市中心认识的，就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皮娅家非常有钱，住在上东区。她爸爸在出版界做事，是那种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她妈妈是个作家。而皮娅……”

“却很笨？”

“绝对聪慧。而且相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她非常的优秀。她说她的直觉很灵，但却不会让直觉左右自己的情绪，她总是顺其自然。”

“听起来，她……”真令人作呕，差劲极了，吃不消，受不了！“……挺灵巧的，”我说。

“她十全十美，”尼克说。接着，他俯下身去，在背包里掏了一会儿，拿出一叠用红色丝线系着的信。

“我俩分开后，每一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天正午，我们都会读一封对方的来信。皮娅说这样能使我们在精神上靠得更近。”

“哟，”我说，“那太好了，我正担心你精神上的成长呢。”

尼克只是幸福地点着头，他连讽刺都听不出来了。以前的那个尼克彻底消失了。

我的那个“所谓的”哥哥到哪儿去了？我最近一次见他时，他还洒脱得很，不愿意对任何人投入过多的感情。斯格尔岛上的几乎每一个女孩子都曾跪倒在他面前，抓着他的脚踝，哀求他哪怕他能看她们一眼也好。而那时，尼克只和我玩得来。

说我浅薄吧，我还是怀念那个时候。现在，尼克的眼睛迷醉着，盯着朵朵白云，就好像它们是世界上最吸引他的东西——我是说，当皮娅不在的时候。